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分手就在徒步旅行后

□口述: 淑惠 整理: 一帆

本故事中的君诚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认为是自己把妻子淑惠从安徽农村接到了大上海生活,两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自己的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淑惠应该无条件服从自己。

正因为君诚长期有着这种"男权"主义的想法,随着淑惠年龄的增大和阅历的丰富,两人摩擦就会增多,以至于他 俩在完成徒步旅行小半个中国的壮举后,淑惠提出了离婚。

5 年前我离别家乡嫁到上海

我是安徽人,君诚是上海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5年,我是在去年10月9号向他提出离婚的,是我俩一起徒步旅行小半个中国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般情侣都是旅行结婚或一起去旅游散心的,没听说过有夫妻去离婚旅行。唉,说起我俩的感情经历,真是一言难尽……

我家在农村,家境很不好, 不过我从小长得很漂亮,初中毕业后找了一家村属小鞋厂做工 人,但 20 岁那年一个同乡的来 访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这名同乡是来说媒的,他有个亲戚是上海的,一个比我大13岁的男人,就是君诚。同乡说君诚家境不错,家里有两套房子,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就他一个儿子。他学历是中专,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员……总之,在这个同乡的口中君诚样样都好。不

过,素来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女儿终身大事上可不含糊,他们当时就问:"为啥上海的城市小伙子放着好好的本市姑娘不找,非到这个穷乡僻壤找一个农村姑娘呢?"那同乡说:"我实话说了吧,他以前和上海的姑娘谈过恋爱,但处来处去感觉不好。三四个月前来过我家做客,无意中看见了小惠,心里就记挂上了。这不,现在又到我家来了。而且明说想和你相亲,如果同意,明天就让他俩见一面吧?"

第二天我父母和我一起出动,结果见面就觉得君诚长得挺一般的:才33岁就秃顶了,蓄了好长的落腮胡子。不过他见到我们后,谈吐得体,知识广博,一下子就把我这个没见过什么市面的傻丫头给震住了。最后君诚信誓旦旦地对我父母说:结婚后,他会好好照顾我的。我父母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求婚。

我想逃离他令人窒息的爱

于是,20岁的我就这样步 人了结婚的围城。我们日子一直 过得都很拮据,他工资一般,而 我来到上海后,一直没找到工 作。所以,这5年来我在家就做 做家务,觉得挺无聊的。他脾气 真是很差,一点也没有耐心,他 的口头禅是:"你懂什么?"或 者"不懂就别瞎讲!"

而且君诚对我包围得太紧了,他对我的爱贴得太紧了,我 简直一点自由都没有。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有自己的主意, 甚至于不能有自己的时间。我虽 然没念多少书,但也有自己的想 法和感觉。

几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 几句话,觉得说到我心里了,我 抄到本子上,这是我摘录的: "有些人的爱情姿势着实让人害 怕, 只见手持长链兴冲冲地冲向 你, 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你们捆在 一起,终了加上一把沉甸甸的大 锁,他们自以为是全心全意的爱 ……生活是有限的,爱情只是生 活的一个方面……如果把一方比 作鸟,心理学家建议另一方应该 是一棵树,有阳光、可供自由呼 吸的空气、自己独立生存的根须 及泥土,让一方在这棵树上构筑 爱巢,自由飞翔和栖息。绝不应 做一个鸟笼,把一方囚禁在自己

的婚姻中,与世隔绝。控制爱情

的结果是失去爱情……"

用在我俩身上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我只身嫁到上海时才 20 岁,确实是什么也不懂。君诚当时已 经 33 岁了,把我就当做一个不 谙世事的小妹妹一,什么都替我做主。可现在不同了。这 5 年来 我虽然从来都没找到工作,但毕竟随着年纪的增长,许多事情有了自己的看法。

就拿生孩子这事来说,君诚 刚结婚就想要孩子,我的公公婆 婆也希望我们赶快生个孩子,可 是我自己想继续读书,在家自学 高中的课程。可他说什么也不同 意,经常用命令的口吻吩咐我, 挂在嘴边的就是: "你还是快找 个工作上班吧,实在找不着就在 家安安心心生孩子、做家务。" 我当时太受不了他那独断专政的 作风了,所以你专断我也倔,我 就不生!经过"要孩子未遂"的 事后,公公婆婆对我的态度就极 得很不好,我当时心理压抑极 了。

在去年 4 月末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坏。想和君诚离婚,去过自己的生活。我也知道:自己的确不是那种在社会上很有生存能力的女人,但我也有梦想,尤其在一年前帮我们一位女老乡看管服装店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以后我在大上海也要有自己的服



武柒 制图

手记>>>

控制爱情的结果是失去对方

其实,熊雄这种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丈夫不会尝试去理解自己妻子,这种做法常常会给伴侣带来困扰,有时候它更像是颗糖衣炮弹,只是外表光鲜甜蜜,其实掩饰着内心所追随的男权主义。

总结来说,很多大男子 主义的人,说穿了就是为了 满足自己的控制欲,他们都 会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主、就用自己摆在第主、就用自己摆在第主、就用自己一个,其实就把人就没有,"嫁鸡性活所说,"嫁鸡性活所说,"事无大小男人说的道控。或样外,或样的人事,这样不是一个,我们的事。他们是不好,那就容易被听话,那就容易被听话,那就容易被自己控格,那就容易被自己控控,我们。

而君诚就是这种人, 总想让妻子淑惠对自己言听计 从, 更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和 追求。

然而,如果想要婚姻长 久和美满,所谓的"大男子 主义"应该是一种温和的爱 情管理方式,而不是一种居 高临下的压迫和统治。

徒步旅行了小半个中国

对于我提出的离婚要求, 君诚坚决不同意。他的性格和对我带着荆棘的爱我再也受不了了!这个"带荆棘的爱"很有创意吧? 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我当时就跟他说,我想自己出去走走,想冷静一下,另外长长见识。去什么地方都无所谓。

出乎意料的是,君诚同意我出去旅行,但要求他自己和我结伴去。我当然不同意了,结果我们吵了整整三个晚上。实在筋疲力尽的我就妥协了,答应了他的要求。又过了几天,他兴冲冲回来告诉我,他认识的一家杂志的编辑得知我俩想出去旅行时,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我们考虑:"你们既然准备出门旅行,又没太多的钱,何不徒步旅行?正好我们单位想策划一次大的活动,我们单位出钱和介绍信,路上一切开销我们支付,只要你们垫付,回来后拿着发票可以报销。不过要同意我们杂志社报道!"君诚高兴之下就便答应了。

他俩当即制订了长达半年的徒步旅行路线: 从上海南京路出发,途经山东济南,然后到北京 长城,最后再回到上海外滩。这一路都是徒步 的,每到一个地级市后要固定去市政府、市档案 局、邮局盖章,还要取一把当地的泥土,拿一本 地方志。我同意了这条路线,但和君诚有个有些 不近人情的"约法三章": 1、他不允许和我并肩 走; 2、除一些必须要商量的事外,不允许谈我 们俩的个人感情; 3、不允许和我同床睡觉! 这 个约法三章对君诚是很苛刻的,可当时他不假思 索地答应了,爽快得有些令我意外。我事后才 知: 君诚压根就没打算遵守这"约法三章"!

出发那天,这家杂志社派记者一边陪同我俩行走,一边对我们进行采访。君诚就同我商量能不能暂时不执行我俩的约法三章,装作一对恩爱夫妻排除万难,完成一次有意义的旅行,我同意了。出了上海后,那位记者就不再跟进,旅途中就剩我们俩了。君诚故态萌发、得寸进尺,又事事做主,不容我有一点自己的主张。本来我想自己出去旅游可以暂时摆脱他令人窒息的爱和刚愎自用的毛病,可谁知他不依不饶地又跟我黏在一起!跟君诚说起约法三章时,干脆不理。

旅途本来就是辛苦的,更何况是徒步旅行! 吃住都不好,有时甚至遇到很多危险:在通往北京的漫长旅途中,我们不止一次和乞丐和小偷打 交道。应该说这次旅行的见闻比我自出生以来所有的阅历都丰富得多!

我终于和他离婚了

刚到济南市的第一天,我由于实在忍受不了 君诚的刚愎自用和喋喋不休的"教导",在一家 小旅馆里,趁他没睡醒时,拿了他一小部分旅游 费和自己的行李,偷偷跑了出来。独自一人跑出 来后,没有了他的唠叨和"管教",那个轻松劲 儿简直别提了,我像飞出笼中的小鸟一样。他频 繁打我手机,我就是不接,他微信我也不回。

我先在济南逛了大半天,这座山东省的省会很是繁华热闹,真把我迷住了。一转眼已经过了下午,我紧赶慢赶到了济南市人民政府,已经快到4点半了。突然看见门口立着一个人,赫然是君诚,他已经看到了我,我再想躲也来不及了,刚想回头往回跑,但无奈他在后面跑得快,很快就追上了我,挥手间打了我三记重重的耳光,一脚踢到我肚子上,并且一边推搡着,一边劈头盖脸就咆哮,"你死到哪儿去了?害我到处找不着你!从早晨开始什么也没吃,就在这儿守着,怕你到这儿来敲章我错过你!以后我要好好看住你……"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俩完了,即使他再牵挂我照顾我,也弥补不了对我的伤害。剩下的旅途我再也没跑,一切都平平稳稳的。

在我俩返回上海后的第二天,我就铁了心要和他离婚,我太受不了他对我的粗暴和控制,我想要自己的生活。哪怕今后没了他的照顾自己再苦再累再动荡,我都觉得值得。在我的强烈坚持下,他在和我"冷战"一个月发现没有回旋余地后,终于同意和我办了离婚。我随后搬了出来,现在和开服装店的女老乡吃住在一起,白天就在她店里帮忙。尽管现在他仍经常到我的住所里缠着我,但我像对待一个陌生人没给他好脸色,因为我知道,我俩的爱已经无法回头了。